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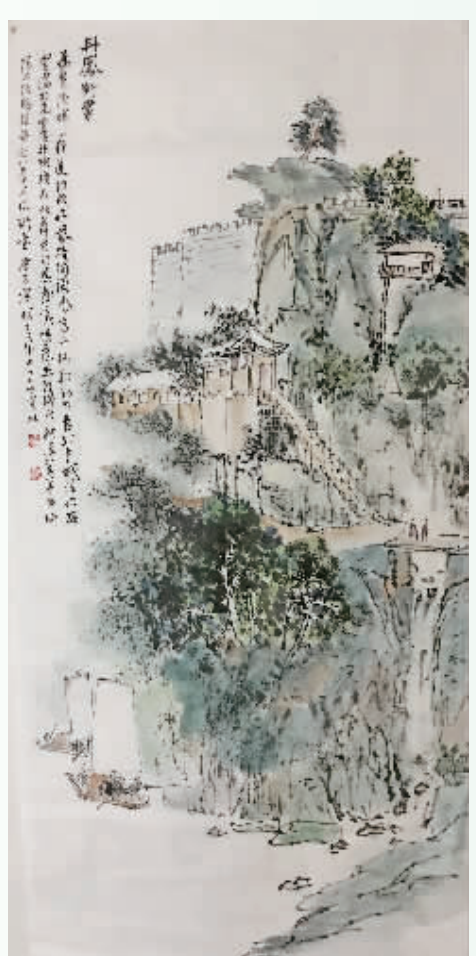


旬 阳 八 景

王宝 国画作品



柏荫铜碑 赵虎臣
几经风雨老龙吟，剥蚀时将旧碑寻。不借斑痕增古色，肯留清韵化顽心。栋梁挺出容多荫，金石敲来自有音。印取掖垣槐树下，好留住兆播瑶琴。



丹凤街书 张鹏程
为览德辉一往还，勾城丹凤跨洵关。风高千仞翔初下，书到重城诏始颁。丰满羽毛霄汉外，斑斓石袂薛苔间。为仪仪应照朝瑞，六翮凌云早出山。



环城曲水 黄金台
金汤一线瞰城隈，城外洵流往复回。堆栈斜盘金带绕，鸱舟徐转洞楼开。蜿蜒势借灵岩锁，款乃声声汉水来。最爱春晴花满县，人家都住小蓬莱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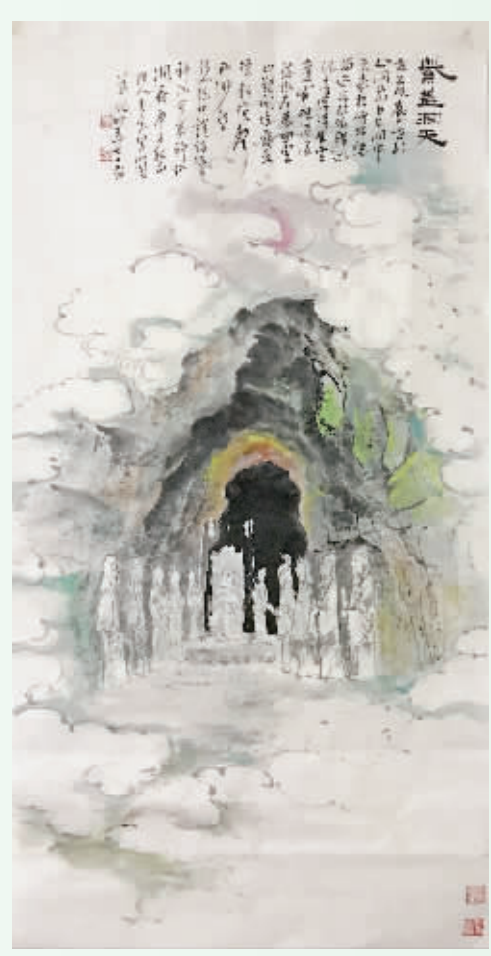
天池瑞莲 李树芬
太华莲峰不记年，秀钟池畔亦天然。亭亭绿出风前盖，点点青浮雨后钱。淤泥几经洵水涤，丰姿犹傍瑞芝鲜。云程曾否符佳兆，为报芙蓉镜已圆。



禹穴遗踪 郭效昌
八年风雨遍神州，尚有遗踪汉上流。篆是龙蛇余两字，功成山水莫千秋。不关石纽钟灵异，曾舍舟车暂憩休。明德几经凭眺处，斜阳无语照寒流。



子房仙洞 郭效昌
黄石赤松托迹深，子房始终为韩心。成功遂作白云隐，出世谁从绿野寻？岂监踪彭方避谷，须知风雨自堪吟。洞中欲问烟霞事，林外声声送晚禽。



紫盖洞天 陈中漠
世上风尘世外山，洞前日月洞中天。赤松仿佛犹留迹，丹灶依稀不记年。漠漠云莲有座，深深流水石为田。空山欲问烟霞客，潭影溪声两渺然。



灵崖灵芝 陈启秀
秀麦嘉禾未足评，汉沟宝气育精英。质含雨露钟灵久，色饱风霜应瑞生。棠荫尚留高树老，书亭犹抱二流明。念庵遗韵今何在，剩的岩前暮霭平。

散落的石头想说话

说到白云寺大家自然会想到天柱山，就在汉滨区瀛湖镇南，相传是唐时觉海禅师创建，是古金州“天柱伟峰”景观，八景之一，也是安康佛教文化圣地。如今，还是鸟瞰瀛湖风景区的最佳位置。我曾多次登上天柱山，站在白云寺前拍摄，瀛湖的大场面景致一览无遗。

本文要说的白云寺不是在汉滨区瀛湖的天柱山，而是在百里之遥的平利县洛河镇一个叫水坪的地方。那里是陕西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，应该是古代南官山的东大门，有大量的历史寺庙遗址，还有吕洞宾所刻的摩崖和碑碣。

2019年的初冬，我与郑继猛先生做了一次专门的探访。早上我们冒着雨雪从安康城出发，经过两个多小时的行程才到达水坪。然后边走边问，打听白云寺的遗址。道路弯曲，许多地段都是上山的土路，车辆几乎是在跑跳中前行。最后连土路也没有了，只好在泥泞的小路上步行。当地百姓告诉我们，拐几道弯，上几面坡，当看到大白果树时白云寺遗址就快到了。

我们见到的大白果树还真是大，四十多米高，树围需几人合抱，高高的耸立在那个叫塔湾的小山包上，一种君临天下的姿态接受着我们的到访。大白果树已经在白云寺遗址上生长了几百年，谁也说不清它的树龄。

发达的根部生长着粗壮的根须，将几块寺庙残存的石条紧紧的包围其中，石条上的花纹清晰可见，深深地嵌入了树体，成为大树的部件。看起来怪怪的，本来就不是一家人，没有任何相同的基因，却让时光和大自然把他们紧紧的包成一体，就像大白果树孕育的怪胎。任你怎么搬都丝毫不动。

大树旁边是一个看似平常的屋场，仅有几间简单土墙民宅，点缀在塔湾的山梁上。近几年的陕南移民搬迁工程的实施，有几户村民已经迁移到了山下集中安置点，旧房屋基本没有人居住。无人居住的房屋就像失去了风骨，已经破烂不堪，难遮风雨。

之所以叫塔湾，是因为这里曾经有一座古塔，青石雕花，七八米高，就在大白果树的旁边。遗憾的是文革期间被红卫兵破四旧推倒，从此再无塔影。

再仔细看周边环境，着实让人吃惊：荒坡上、

王晓群

天地间，从林里到处散落着大量的石条。这些石条外形规整，有明显凿过的痕迹，有的有宝相花图案，典型的隋唐风格；有的有文字，长期埋藏土中和风雨侵蚀的原故，文字已经不再清晰；还有的有榫卯构造，但子扣与母扣却分离得很远。莲花台状的石头到处都是，造型圣洁、端庄、美观，又集中了牡丹、菊花、宝相花的各种样式，典型佛家庙宇特征。

还有许多石臼、石器和砖头瓦块，多半埋藏在让人想象不到的地方。村民的房屋基础基本都是利用这些散落的石头砌筑。上好的石料，就地可取，不用白不用，用了却和民宅有一种不匹配的感觉。

村民黄青告诉我们这里埋藏着一个大型寺庙遗址，占地足有几十亩，主殿三进院落，有大殿、厢房、天井的石质基础，遗址都依稀可见。还有排水系统。规模大，质量高，规格不俗。主殿不远的地方还有擂鼓台、观音阁、报国寺等遗址。

前些年由于山洪冲刷，这里的十余尊比真人稍大的石佛造像被暴露出来，大半身埋于地下，有些已经无头。有两尊相对完整的被村民“请到”山下，在公路旁修建了简单的庙宇进行供奉。简单的庙宇仅能够遮避风雨。虔诚的村民给石像涂饰彩粉，画眼眉，还披红挂彩，以示对石像的敬奉。大概是庙宇过于简单，看起来有些不伦不类，特别是神像的涂饰彩粉少了石质的自然之美，反倒滑稽。

废弃的古庙、散落的青石、埋没的神像、无声的大树，不知在这里存在了多少年。民间没有传说，史志也无记载，留下的是一个无法破解的谜团。

摸摸这些青石，摸摸古人凿过的痕迹，许多历史的信息已经很难辨认和辨别，搜肠刮肚的想推测它们的来历：怎么会散落在荒芜的山野？是哪个朝代建设？寺庙原本是什么模样？又是什么人所为？与汉滨区瀛湖镇天柱山的白云寺是否存在某些关系，等等，百思不得其解。我想，每一块石头都应该承载着无数的记忆，每一段记忆都是一段历史，每一段历史都可能是留给我们的一笔精神财富。只是我尚未破解隐含其中的秘密，相信会有更多的有识之士来此探秘、来此解惑。

生在上九(纪实)

梁荣春

诗一

生在辛丑上九晨，
恪谨天命守凡心，
庸碌淡泊尽人事，
情致殊达总修身。

诗二

上九天公寿，
祈福万民安，
吾情钟此日，
唯念我椿萱。

我的生日在正月初九。打从记事起，我对生日就印象深刻，因为初九为上九日，即天公生，是吉日，玉皇在这一天会大赦天下，降妖除魔，人们也在这一天过会祭天，是民间传统正月的一个重要节日，舞龙舞狮，骑竹马，玩旱船，家家户户张灯结彩，击鼓鸣炮，以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老辈子总说我出生的日子好，有好命，也有同我前后出生的，他们总说人家出生日子不好，将来命苦；小时候听着好玩儿，不当一回事儿，反正别人说好，我也总是傻傻的笑，把大伯大妈、大婶、阿姨、大姐喊得亲热，嘴甜勤快，自小就讨人喜欢。

这出生日子好坏的事儿一直伴随我成长，后来的人生历程还真应验老辈子的说法，我的生命的各个阶段都还顺畅，虽无大富大贵，也还顺风顺水，基本完成了作为一个俗人应尽的责任，可以说是“尽人事，听天命”。也许是巧合从小被人说出生日子不好的人，后来确实命运多舛。我不相信命，也从不算命、打卦、查八字，古人说“知命者不怨天，知己者不怨人”，“祸福无门，唯人所召”，人生如道场，内心乃信仰，灵魂是图腾。你把内心修成什么样，你就会拥有什么样的

人生。其实你一出生，上天就把一半的命运交给你了。你所说的每一句话、你所做的每一件事，都是在积累你的人生价值，区别在于叠加与递减。

过了大半辈子了，基本没有举行过生日仪式，因为生日在过年期间，不需特别准备都有好吃好喝的，真正记忆深刻的还是我母亲给我过的生日。我有记忆的小时候的生日也就三四岁的样子，那个时候日子艰苦，过年都吃不到三天饱饭，更别说吃肉，生日当天我妈会给我煮两个鸡蛋，一个放在我手上，一个揣在兜里，妈妈总嘱咐我要慢慢吃，说鸡蛋会噎死人，我就一点一点儿的用小手掐着吃，一是怕噎着，二是怕两口吃完了，就没有了，我似乎还记得那个时候鸡蛋的味道。到我八九岁的时候日子好一点儿了，过年的时候偶尔会杀猪，就有肉吃了，那个时候不管杀的猪大猪小，都兴请亲戚邻居吃泡汤肉，猪杀小了，一顿泡汤肉过后就剩不多了，不管咋样，猪头一定会留着过年吃，到过年的时候，猪头都炕干了，由于猪小又瘦，就是一张皮，团完就不剩啥了，无论如何我妈都会给我留点儿，有时候是半只猪耳朵，有时候是一小块儿猪拱嘴，到初九的时候我妈就弄点儿酸菜把肉炒着，用小木碗儿装着给我吃，到这个时候肉都放了十几天了，又是腊肉，一是发干变硬，咬不动，二是有霉味，有时还带臭味儿，尽管这样，我还是很享受，我妈不让我到堂屋吃，让我坐在灶门口，我记不住有几年，我记得大一点儿了，我就不吃独食了，后来生活慢慢好了，我妈也就没专门给我过生日了，但时至今日，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时候吃的鸡蛋、猪头肉的味道，每每想起还伤心流泪，思念的泪。母亲去世快二十年了，我还是不能与人谈论母亲，话没出口来，喉咙就哽咽了，眼泪就出来了，有些场合还让人觉得尴尬，母亲的爱、对母亲的爱都融在我的血液里，灵魂深处，是我不能碰的泪点儿。

又是一年上九日，想念母亲。